

看诗不分明

(77)

因为喜欢“木樨蒸”，上回杜撰出“芙蓉煎”，后来看到一个完全“同理”的词：“桐花冻”。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云：“蜀语可入词者，四月寒名‘桐花冻’。”四川人把清明时节的乍暖还寒、凄风冷雨的天气叫作“桐花冻”，当真好听。

眼下正是桐花盛开时节。每回看到桐花，都会暗暗感叹：这种凄艳突兀，简直是唐诗中的李贺。这种亮烈不群，却命如纸薄，又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柳湘莲。

这里说的桐花，是泡桐花，不是梧桐花。古代说“桐”，常常夹杂着梧桐、泡桐、野桐、山桐、油桐等好几种，不过《诗经》里不止一次提到的“桐”，据潘富俊在《诗经植物图鉴》中考证，都宜解为泡桐。“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”（《邶风·定之方中》）和“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。”（《小雅·湛露》）眼前的桐花在《诗经》的时代已经开过了。

泡桐树特别高大，树冠也很铺张，花形硕大，单独一朵有点像喇叭，常见白、紫两色。但不论白、紫，总是带一点灰扑扑的意思，初绽就像是旧的。桐花像那些打小就没有年轻过的人，但是并不压抑，敞亮恣肆的阵仗和凌空怒放的气势，分明又是彻底宿命、悲观到底之后的洒脱和百无禁忌。

桐花是清明之花。《周书》记载：“清明之日桐始华。”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里，“清明：一候桐花，二候麦花，三候柳花。”清明是祭祀和怀念的节日，因此这个时候盛开的桐花，唤起的感情多少有几分哀愁和悲凉：“忽见紫荆花怅望，下却明日是清明。”（白居易《寒食江畔》）有的诗人觉得是暗示春天由盛转衰：“等闲春过三分二，凭仗桐花报与知。”（方回《伤春》）也有人认为桐花明确报告春阑：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风雨落桐花。”（林逢吉《新昌道中》）桐花是民间的、乡野的花。园中、屋前、客舍、驿站、道旁、桥畔、田野、水边，随处盛开，毫不矜矜——“纤纤女手桑叶绿，漠漠客舍桐花春。”（陆游《上巳临川道中》）“柳色媚别驾，桐花夹行舟。”（吴泳《送陈和仲常博倅嘉禾》）“火冷烟青寒食过，家家门巷扫桐花。”（张浚川《寒食》）……

桐花是忍耐春寒、满含别绪、落寞

惆怅的花。“前夕船中索窗眠，今朝山下觉衣单。春归便肯平平过，须做桐花一信寒。”（杨万里《春尽舍舟余杭，雨后山行》）“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荆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。”（白居易《初与元九别后，忽梦见之，及寤而书适至，兼寄桐花诗，怅然感怀，因以此寄》）

桐花是别有怀抱、黯然失意的花。“胧月上山馆，紫荆垂好阴。可惜暗澹色，无人知此心……自开还自落，暗芳终暗落。”这是元稹的《桐花》。他的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，夜对桐花，寄乐天》则是：“微月照桐花，月微花漠漠。怨澹不胜情，低回拂帘幕……我在山馆中，满地桐花落。”元稹、白居易多次吟咏桐花，怜赏其暗淡之美，是桐花的知音。

幸亏桐花也是清朗自若、超然物外的花。“杜鹃声里桐花落，山馆无人昼掩扉。老去未能忘结习，自调浓墨写黄庭。”（高翥《山堂即事》）全无寂寞幽恨，只有无边自在。

在我眼中，桐花还是男儿的花。高大横空的身形，恣肆淋漓、孤傲不群的姿态，桀骜不驯、直截爽快的气质，都是男儿气性。后来发现竟真有以桐花喻男子的，且出自男子笔下：“郎是桐花，妾是桐花凤。”这是王士禛《蝶恋花和漱玉词》中的名句，他因此得一雅号：“王桐花”。前人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写情爱而出新出奇，我倒认为，这和桐花的男儿气质有关，否则再别出心裁，你能想象“郎是海棠”吗？

当然，关于桐花，最有名的诗句当数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”。这是李商隐的《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……兼呈畏之员外》中的两句。读《红楼梦》的人，都以为曹雪芹不爱李商隐诗，只认可他一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其实不然。

且看《红楼梦》第十五回：（北静王）水溶见他（宝玉）语言清楚，谈吐有致，一面又向贾政笑道：“令郎真乃龙驹凤雏，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，将来‘雏凤清于老凤声’，未可量也。”

宝玉和北静王，《红楼梦》里两个极尊贵而脱俗的男子相遇了，这百代一逢的一幕，气势磅礴的桐花，在远景里静静盛放着。

春寒一分在桐花

潘向黎



雨，云的结晶，风的舞伴，雪的精英，雾的集成。大自然中最活跃的成会员应该就是雨。千古悠悠，无数诗章词作，不惜文墨，寻尽华丽，留下许多关于雨的佳篇名句。如杜甫的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韩愈的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等句，生动地赞美了雨的细腻，滋润万物。近代作家也有不少写雨的花章彩句，脍炙人口，读后使人心驰神往。

雨，时而在雷电交加狂风大作中以万钧之势从天而降，即刻暴满江河，冲毁田地桥梁和村庄；时而温文尔雅，如烟如雾，若隐若现，细腻无声，给

人带来无限的思绪和遐想……

说心里话，笔者对雨的感慨和描写，常常是心理矛盾的。我既没有古人的幽情伤感，也不善用华丽辞藻赞美。我只是想：自然界倘若没有雨，还会有江海河流么？还会有纯净的天空么？还能浸润世上万物

喜欢雨

叶振环

生长吗？必须承认，雨，它还有强大的力量，涤荡着乾坤，洗刷着尘埃，净化着空气，使天空朗朗万物常新！从这个层面上讲，人们呼喊着、期盼着雨。难道不是吗？

雨，乍听起来，仿佛是平和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！毕竟雨下得再美，人们还是喜欢阳光！

雨没有阳光的绚丽，多姿多彩，繁华城市里的雨没有值得大肆赞扬的优点，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特点。它平凡得只有在雨天的情况下，人们才会想起它。

我喜欢雨，其实是从儿时开始的。喜欢在雨中与玩伴打水仗，喜欢坐在窗前看着雨淅淅沥沥地下，喜欢静静地听房顶瓦上叮叮当当的雨声，更喜欢看滂沱大雨下窗外行人艰难行走的背影……

在我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夏雨和冬雨。

夏雨，给人感觉最壮观或者说最恐怖。密云密布，风起云涌，天空像一口黑黝黝的铁锅倒翻过来，黑压压地盖过了田野，盖过了房舍，盖过了河沟，盖过了大树，盖过了竹林，仿佛吞没了整个大地。

……忽然间，闪电撕开半天，劈开茫茫云海，斩断漫天波涛，在黑云缝中闪出一道金光，寒人肝胆，迫人心魄。紧接着，惊雷四起，一个带着一串火光的霹雳在人的头顶爆炸，如同五岳崩塌，好像大地巨震，吓得人心收紧、掩耳蹙额。紧接着，急雨随狂风如期而至，铺天盖地袭来。滂沱

在我的画坛好友中，舒伯展是最可倾心的一位。可惜，一个星期之前，他已经走完七十四个月，撒手人寰了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我照例去看望伯展，感觉他的气色不如以往。舒夫人告诉我，伯展节前住了一个多月医院，心肺功能都不是太好。那天，伯展讲话弱弱的，没有了往日的豪情。墙上挂着一幅红梅，是他不久前的作品，却依然笔致奔放，充满着野逸的生机。十五年前伯展大病一场，在原本有残疾的身躯上直如雪上加霜。难得的是他的顽强意志，克服了左半边手脚

怀念伯展

茆帆

的不灵活，依然充满激情地挥洒着他那支无所羁绊的大笔。他病后常用“不倒翁”署名，这是他含着微笑倔强地向疾病宣战。我看着墙上的红梅出了一会神，对伯展说：“不倒翁可别倒呀”，伯展眼前闪出一丝光亮，说：“要倒了”，那语调虽然提高了一度，却让人觉得悲怆之中的无奈。

记得二十年前，我们几位画友经常参加各类笔会，那时的伯展，真是意气风发，每次都会成为大家的兴奋点。伯展善饮，往往酒后挥洒愈见精神，笔底的松柏梅竹荷石，奇肆古拙，生机勃勃。有时，这位性情中人，难免借着酒兴口出狂言，“我是郑板桥同乡，我要比郑板桥画得好”，“让大家看看啥叫文人画”。这是他的自信，是他的自警，更是他的可爱之处。朋友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，对伯展的这种精气神都是非常欣赏的。相对于某种忸怩作态，我钦佩伯展的真率。

伯展对朋友同样是满腔真率。大约七年前，他在扬州的八怪纪念馆举办画展，闭幕那天，我约了两位朋友特地驾车赶去扬州，目的并不为了看他的画展，更主要的是聊尽朋友的情谊。伯展看见我们异常地高兴，他知道友情的分量。我们归后不多日，伯展寄来了两张很精彩的画，一张荷花一张梅花，分赠我一僧一俗两位朋友。他俩与伯展素昧平生，却意外地得到了大画家的墨宝，真有点激动。要知道，那时，商品经济已经大为泛滥，他的画是可以换点银子的。伯展对友情的真率，估计很多人是不太容易理解的。

伯展大病后的十五年中，我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二次。每次见面，他都异常地高兴，我们的话题虽然漫无边际，更多的是在朋友们的身上，伯展对朋友们的真情是溢于言表的。有一次，伯展主动说要画个手卷送我，但一次又一次地说：“画好了，但是不满意，等我重画。”终于，过了四五年，伯展托人送来了他画的水墨兰竹卷。如今，面对着伯展的这个手卷，体味着那些奇崛线条和淋漓墨滴的同时，我知道，我已经失去一位可以倾心的画坛好友，再想陪他纵酒，再想听他狂言，只有在梦中了。



冰山之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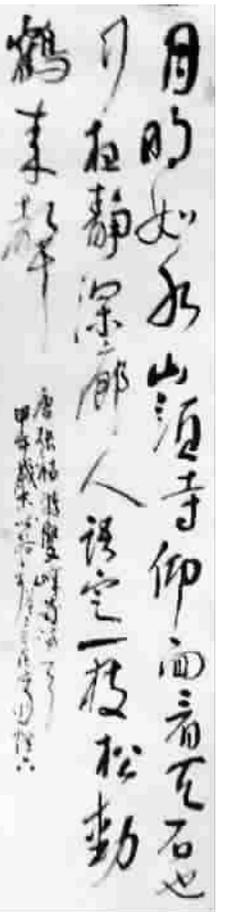
赵全国

海明威把作品喻为一座冰山：“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，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”。一部经典作品如一座冰山，某些凝重的思想和文化积淀不一定能显现，却能强烈地被感知。

路遥为写作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光长篇小说就读了近百部。小说故事从1975年跨到1985年，为了不违史实，他找来了这十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报纸的合订本，逐日摘录国内外的大事。这种方法最笨却又最可靠。他的眼睛布满了眼眵，手也因翻报而磨破了皮。

终于，那部耗尽他心血的作品“庄严宏伟”地浮出了水面，并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。

敬佩路遥，却瞧不起某些作品。它们口气很大，篇幅很长，但缺乏根基，谬误太多。如果也用比喻的话，那就是漂在水面的浮萍。



老砚吟

阿江

我有一方砚，传自祖先手。历经灾与劫，在牖无尘垢。文革祸患起，恐遭匪人掇。携往燕园中，幸得无灾咎。砚形如拱门，小缀瓜叶络。叩之发磬声，颜色呈紫黝。不产龙尾坑，或出端溪白。研墨细而润，砚质温且厚。文房故物换，箱卷藏不朽。寂寞守固穷，光彩仍持久。我已耄耋人，相对如二叟。汝默不能言，斟酒为君寿。

2015年1月3日3时忽寤，枕上得句，上午补完。

新的办公大楼已经开工建设了，据说再有一段时间，出版社就将告别绍兴路，去往十多公里之外的新大楼办公了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绍兴路这条我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办公旧址。

老一点的上海人都知道，绍兴路是一条小街，一条文化街。在这条不足五百米长的马路上，集中了好多家上海老牌的出版社、昆剧团、书店以及咖啡馆、花店、古董店。我在这条街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，第一次走进出版社的小洋楼，看见里面都是戴着深如酒瓶底的高度近视眼镜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伏案读稿。桌子上的稿子堆积如山。因为，并非是正规的办公楼，而是解放前建造的私人住

宅，因此，也就没有什么紧张感和正式的感觉。

出版社里最多的自然就是书。那个时候，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书，需要经过很多编辑的共同劳动。除了编辑审稿改稿之外，校对、文书、档案管理、美术设计、排版等等要历经多道工序，每个节点上工作的人也都清楚自己的职责，默默地工作着。最活跃的应当是美术设计，那一组里全都是年轻人，喜欢在办公室里布置些花草音乐什么的。那个时候设计，还没有苹果机，全都是水彩画，因此办公室里也就难免五颜六色。说是设计，其实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是艺术家，所以也就很有个性，连他们的领导都是长发飘飘，尽量不说那些套话。

我那时候，也是跟着老编辑们学习。解放前把这个叫做学生意。老编辑当中也是有很多有个性的。有的擅长书法，给作者或读者回信都是研墨提笔，之乎者也。有的则是会多国外语，喜欢时不时地用点外

永远的绍兴路

魏心宏

文。也还有一些资料狂人，我们社的图书馆里，存书超过十万卷，里面掌事的就是一位版本学者，精通中国现当代所有作家的版本，只要你遇到难处，找他必可解决。

这是说出版社里，出版社外，绍兴路上，出版社隔壁，还有一家大概算得上是上海最



大雨如喷泉，如银河倒泻，似沧海倾盆，仿佛把天上的水都倾倒入人间。原野一下子变成水的世界，沦为汪洋泽国……

冬雨呢，阴冷的冬雨常常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像细雨，像柳絮，像游丝，密密斜织着，街头巷尾的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俗话说：春雨贵如油，冬雪兆丰年。依我看，冬雨一样能润泽大地，昭示来年丰登。另外，冬雨也能演绎人的心声，显现人的情愫，牵引着我的心绪，勾

起我绵延不断的乡思……如果有人问起我，为什么喜欢雨，我想我也答不上来。可能是一种感觉吧！就好像初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却没有陌生的感觉，有的好像是记忆中那种熟悉的味道！

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吧！喜欢它，就以你喜欢的方式感受它带给你的美好吧！就像现在的我，静静地听着雨带给我的另一个世界！

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“不经风雨，哪见世面；不经洗礼，哪会成长”……

跟前，千万不要想蒙混过关。昆剧团之前是京剧团，后来京剧团大概人太多了，盛不下了，便换成了昆剧团，去年昆剧团把之前的小楼装修一新，俨然一个很难的去处，只要他们一开锣，人们便会静静地聆听着这不要钱的戏，依依呀呀，好不雅静。

绍兴路在我眼里就是上海最美的小街，最能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风骨和雅韵。当初我走进这条街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它，我的心里始终都怀着对它的感情。现在出版社都成了年轻人的天下，据说向年轻人征求要搬去新楼办公的意见，多数年轻人都说，还是在绍兴路好。

十日谈

说不尽的顺昌路，请看明日本栏。